

# 论道家美学及对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惠丽雯

二十一世纪的生态美学，在研究视域、致思理路等方面，都有着较为重要的扩展和推进。当下生态美学的关注重点，不仅要求我们将视野聚焦在生命价值上，还要兼顾科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从而反思主体能动作用对自然生态造成的影响。道家美学思想在精神上与当下生态美学的主旨有着十分明显的呼应关系，道家追求自然之“道”下的纯粹审美经验，主张去“技”顺“道”的审美观。道家美学所体现出的对自然的重视，对“技”的深刻理解，为当下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与指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 一、自然之“道”下的纯粹审美经验

### （一）“道”非“恒道”

《老子·道德经》开篇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sup>①</sup>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甲、乙两册记载：“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sup>②</sup>由此解释，“道”是不可被言说清楚的，具有不可传授性，既非物质也非精神，而是揭示了自然的生成运动规律。

“道”是“万物之母”<sup>③</sup>、“众妙之门”<sup>④</sup>，《老子·道德经》讲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sup>⑤</sup>“道”是自然世界发展的规律，万物尊“道”，在“道”中便孕化出“一”。“一”在《说文解字》中被释为：“惟初太始，道立

---

<sup>①</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页。

<sup>②</sup>高明，《帛书老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张岱年序，第1页。

<sup>③</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

<sup>④</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页。

<sup>⑤</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4页。

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sup>①</sup>根据许慎的解释，万物从“一”开始，“道”为“一”而立，“道”为规律，那么“一”就意为“统一、和谐”。

因此，“道”和“一”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在自然万物还处于和谐的、统一的阶段，“道”才得以被建立，而“道”的建立，其目的也在于维持自然万物恒久的和谐统一。

“道”作为自然万物的本原，主宰规范一切事物的运动，这种运动轨迹实质上是“道”与“道”之间的和谐关系。“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sup>②</sup>，主体之间既有独立性，又相互作用，犹如太阳与地球的关系，各自有其固定的天体运行轨道，但同时地球亦借助太阳的光热养育人类，这便是“道”作用在客体中的运动规律。同时，“道”具有普遍性与包容性，自然万物的生长规律相同，从无到有，再从有至无，这是事物成长的普遍规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王朝更迭、生老病死皆符合自然之“道”。人与自然的关系体现在自然与“道”相互作用中，体悟到自然之“道”的精妙，在迎合“道”的条件下达到主体意识的安逸与自由境界。

## （二）主体悬搁下的自然审美经验

老子对自然之“道”的体悟首先依赖视觉经验，“常无欲以观其妙”，<sup>③</sup>老子又将“观”的方式分为两类“有欲之观”和“无欲之观”。“有欲之观”指主体带着目的、欲望进行不纯粹的审美活动，而“无欲之观”便要求主体剔除个体的欲望、目的、功利心，以纯粹的审美态度融入自然之中，体味自然之“道”。进而老子提出“涤除玄览”<sup>④</sup>的审美理论。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对“涤除玄鉴”

做了较为详尽的解释：“‘涤除’，就是洗除尘垢，也就是洗去人们的各种主观欲念、城见和迷信，使头脑变得像镜子一样纯净清明。‘鉴’，是观照，‘玄’是‘道’，‘玄鉴’就是对于道的观照。”<sup>⑤</sup>由此可以看出，老子将审美的范域扩大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且对审美方式提出较高的要求。在老子看来，审美活动是主体“无为”的状态下对客体进行观照得出的经验。在审美纯粹性问题上老子提出“无

<sup>①</sup>徐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页

<sup>②</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0页。

<sup>③</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sup>④</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页。

<sup>⑤</sup>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版，第38页。

所为而为”，在西方美学中也有与其相似的理论，如康德所提出的“直觉”，便是人在超功利的状态下进行的审美态度，也要求主体的无目的性，而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也有相似的阐述：“当人们忘记了他的个体，忘记了意志，他已仅仅是作为纯粹的主体，作为课题的镜子而存在，所以人们不能把直观者和直观分开来了，而是两者已经合一了。”<sup>①</sup>可见，审美的纯粹性是贯通自然之“道”的条件。

与老子相比，庄子在认知自然之“道”时重视主体在“道”中的自然属性，以及主体意识被自然之“道”的同化作用。《庄子·大宗师》：“泽及万物而不为仁”<sup>②</sup>自然之“道”有恩泽万物的仁德，这与儒家所讲的“仁”略有不同。儒家的“仁”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来谈的，而庄子的“仁”是站在自然之“道”的角度论述，将“仁”作为人性的自然属性，这与孟子“性善论”也有相似处，但差异之处在于，孟子找寻人性本善在社会关系中如何延续，而庄子却将人性淳朴放在自然之“道”下相互作用，这是儒道两家本质的差别。《庄子·缮性篇》中，庄子讨论了如何修治生性，人性的自然属性是简单淳朴的，他反对儒家依靠仁义礼智的儒俗学说来恢复人的自然本性，“缮性与俗，俗学以求复其初；滑欲于俗，思以求致其明；谓蔽蒙之民。”<sup>③</sup>庄子认为，人性要恢复到原本的自然属性，离不开自然之“道”，“世丧道矣，道丧世矣，”<sup>④</sup>正是由于世间丧失了自然之“道”，才使得“圣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隐矣。”<sup>⑤</sup>对于保存人自然本性的方法，庄子以“深根宁极”作为固守本性的途径，旨在达到内心的安逸与平静。

庄子看来，达到内心宁静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归自然之“道”，回归自然之“道”必须遵循纯粹的审美经验，在无功利、无目的状态下，才能顺应“道”。在对待自然的态度的上，庄子与荀子有着极大差距，荀子肯定人的能动作用，鼓励人为的改造自然，让自然为人所用，而庄子要以超功利的纯粹审美心态融入自然，在自然之“道”下追求人精神自由，独天地精神往来，在“道”中各适其性，以达到“逍遥游”的境界。

---

<sup>①</sup>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9页。

<sup>②</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81页。

<sup>③</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47页。

<sup>④</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4页。

<sup>⑤</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54页。

## 二、去“技”顺“道”的审美观

### （一）“道”与“技”的对立

“道”中最大的矛盾便是对立性问题。《庄子·齐物篇》：“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sup>①</sup>可见“道”的生成规律其本质属性便是矛盾对立的，“技”作为“道”生万物，自然“技”本身也具有矛盾的对立面。值得说明的是，在道家看来，“技”不单单指现代意义上的“科技”，还包括工匠的“手艺”，对“技”的发展，道家持以相对保守的观点，遵其“道”的矛盾对立说，认识到“技”产生之初便具有对立性的一面。基于此，道家反思“技”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技”自身带有的不利影响集聚，正是老子《道德经》中所说的“反者，道之动”，矛盾对立面在物极必反的规律下发生作用，打破自然原始的生态规律，造成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

老子似乎预见了千年后的世界，科技本身携带不利的属性导致了一系列生态问题，核武器一触即发造成大规模生灵死亡甚至物种灭绝，工业革命的黑烟阻碍了我们与蓝天的隔空相望，全球变暖亦是时刻威胁物种生命的隐患，冰川融化加剧海平面上升，沿海堤岸逐渐被海水侵吞……《道德经》五十七章：“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sup>②</sup>人们坐享科技“文明”带来的果实时，科技背后浮现的严重后果引起当代人类的深刻反思，科技不仅打破了自然生态的平衡，而且造成人性的退化，人们不再向自然之“道”指点迷津，而是沉浸在科技的蜜罐中无法自拔，造成老子说的“奇物滋起”、生态失衡。道家压制“技”，根本原因是看到其自身的弊端性，本着自然长久发展之“道”，物皆在“道”轨迹下各得其乐。

### （二）去“技”顺“道”

对单纯的手工技艺，道家也将其放置在自然之“道”中认知，认为人为的“技”违背了“道”的自然属性。《庄子·马蹄篇》：“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齧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sup>③</sup>这是说马天生的属性，顺应了自然

---

<sup>①</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6页。

<sup>②</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页。

<sup>③</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0页。

之“道”，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锥之，连之以羁鞵，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櫜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sup>①</sup>伯乐的出 现破坏了马的自然属性，马在人的能动作用下改变了自然状态，其结果“死者过半”。反推及人，人在自我能动作用下改造自然，认为“人定胜天”，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违背“道”的运动肆意破坏，必定会像被改造的马儿一样，承担生命中不可承受的重量。当然，人与其不同的是，马儿是人为造成的死亡，而人则是自我能动性过于张扬反威胁到自我的自然生命。庄子反对改变事物原本属性，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过也。”<sup>②</sup>庄子说：“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sup>③</sup>庄子的“道”的观念是以人性作为出发点，在他看来，不顺应自然之“道”，便是毁灭了道德仁义，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 （三）“道”“技”之辨

在《庄子》一书中，也记载了如庖丁解牛，梓庆削木等“技”顺应自然之“道”的故事。

徐复观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中从艺术审美观照的角度对“技”与“道”的关系作了详尽的阐述，徐先生将庄子的“技”“道”关系归结为“技中见道”，他认为“道”“技”是天人合一的，通向“道”的必经之路就是“技”，“技”是达至“道”的理想手段，但“技”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工艺的层面上，在抵达“道”的过程中，要消除“技”的概念。在“技”的运用中合乎“道”中蕴含的规律，这个便是“技中见道”。徐复观先生将“技中见道”的思想贯穿他对“庖丁解牛、梓庆削木”的故事解读中。从“所见无非牛者”到“未尝见全牛也”，再由“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至“踌躇满志，善刀而藏”，“技”在不断地练习过程中，方能够从“割牛”到“解牛”的效果，对“技”的运用，来彰显“道”，通向“技”

---

<sup>①</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0页。

<sup>②</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0页。

<sup>③</sup>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36页。

“道”合一的境界。<sup>①</sup>

张节末先生在肯定徐复观先生将庄子“技”“道”运用于艺术审美范畴的领域下，提出了“技外见道”的说法。张先生将庖丁解牛分为庖丁开始见牛，到三年后无牛，至今时解牛三个阶段，并且认为这三个阶段恰似印证了“心斋坐忘”的过程。是“技外见道”，不是“即进乎道”。张先生从“技”的忘却和排除过程中论证与“道”的关系：“《达生》篇判定的‘体道’，是‘纯气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非知巧果敢之列’，此处‘知巧’即艺术训练的工夫，它外在于‘纯气之守’的体道过程而被否定。在庄子看来，在守志的过程中，最好的技巧也隐藏于后台，而须将前台让位给由虚静之守所创造的新的经验。这样一种被称为‘心斋’‘坐忘’的经验非常特别，它强调‘守’，似乎颇为消极，其实不然，心斋经验正是通过排除道德关注、权利关注、技术关注和经验关注而获得审美关注——纯粹经验，循着回归自然的途径把世俗的人提升为审美的人。其中消极向积极的转换得非常同情，不失常理，不过，却真正是‘技外显道’。”<sup>②</sup>

但是，不论是“技中见道”还是“技外见道”，徐复观、张节末两位先生都是在“道”的视域内理解“技”，让“技”不单成为“技”，而是将“技”与“道”两者视为整体，在两者相互作用过程中，使其脱离外界因素，形成纯粹的审美经验。当然，徐复观先生的解读，还可以有引申的空间，他论证的单是艺术精神方面，而道家哲学的技、道关系还有社会精神等其他层面。而徐复观先生以“艺术精神”界定庄子美学时，也如张节末先生所言，因未重视艺术与审美的区别而有所偏颇。就道家而言，“道”“技”之辨，强调“道”在最终完成过程中的标志性作用，辩证的看待“技”的利弊，能使“技”脱离其功利形态达到与“道”相合的自然审美中。

### 三、道家生态观对当今生态建设的启示

#### （一）主体回归自然之“道”

人性在自然状态下是简单淳朴的，现代人类变得复杂化，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便是我们与自然脱离了关系。当今的人们活动在自我能动作用下制造的钢筋水泥

---

<sup>①</sup>徐复观. 中国艺术精神[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38—42页。

<sup>②</sup>张节末. 徐复观对庄子美学的发明及其误读[J]. 浙江社会科学, 2004年05期。

中，无形造成人与自然的分离，人类看不到水流潺潺的清澈通透，在“无情”的高楼大厦之下，人类也变得“无情”了。鸟鸣声被汽车冰冷的喇叭声取代，日出的余晖被城市的雾霾遮掩，人类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间已成为被遗忘的历史，“高山流水”伯牙、子期只可为画中人……太阳晨曦初升，黄昏坠落，是“运动”之“道”；“惊蛰”万物破土，“霜降”地笼白玉，是“节气”之“道”；“落红护花”、“春蚕丝尽”是“轮回”之“道”……这些皆为自然之“道”。太阳每日按时工作，教育世人为人诚信；节气准时的交替，告诫世人做人勤勉；生死的轮回预示了在最佳状态时便要走向不顺，警示世人要处处谨慎……老子讲究“道法自然”，又说“道可道，非常道，”在道家看来，“道”是不可传不可授的。要学会自然之“道”，唯有在自然中找寻与感悟，当今人类已经与自然割裂太久，使得我们失去了悟“道”条件，缺少了自然传递的能量与供给的养料，人性在隔绝自然环境下，由“灵性”变为“木讷”。当今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想纯粹的回归自然已经变得遥不可及，能弥补的唯有鼓励人们贴近自然，从一座座“铜墙铁壁”的城市中走出去，发现自然，体味自然。但实际上，我们融入自然方式更多的还是将“自然一角”搬进城市中来，以纯形式主义作为一种符号——人类愿与自然共存的符号。

## （二）“技”与“道”的平衡关系

老子在几千年前已经看到过分使用“技”、不遵循自然之“道”发展“技”会造成：“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sup>①</sup>的后果。从工业革命开始，至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后，科技的发展早已超出了人类控制范围，当人们上天入地、水中深潜的梦想成为现实之后，一系列因科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使人们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生态问题。科技迅猛发展带来“美好生活”的背后是无限制开采造成的资源紧张、水电站建成导致水中生物不能在上游水域产卵造成物种灭绝、核能的研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依据道家思想，人类是与天合一的，我们破坏自然环境的同时，亦是在消耗子孙后代的生命。显然，道家反对“技”的过分发展是站在人与自然长期平衡的角度考虑，科技的迅猛发展伴随的是自然资源的不断利用，带来十分严重

---

<sup>①</sup>朱谦之，《老子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9页。

的生态灾难，违背了自然之“道”。当今社会人类依赖科技已成为不可扭转的现实，对于生态文明建设也只能建立在科技之上，在科技发展之时，首先考虑其背后生态所承受的代价，稀缺资源开采亦应限制或减少开采量。

### （三）“万物与我为一”下的和谐共生

人类作为宇宙中的一粒尘埃，本应顺从自然属性自由快乐的生活。我们现在受科技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本性亦越来越淡，科技带来利益条件下，我们抛弃了自然之“诚信”、自然之“勤勉”、自然之“慎笃”……在非自然的状态下人性殆尽，在科技效益的驱使下人打破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从天人合一变成了“唯人独尊”的局面，人类从相信自然、依赖自然的态度转变为崇拜科技、追逐效益，这样的改变使自然成为人类的工具，值得欣慰的是，生态破坏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在寻找解决生态问题的办法，道家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观在当今依旧适用。人类要做的便是转变态度，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努力平衡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共同创建和谐的生态文明。